

聖

崇禎朝紀畧卷一

毅宗烈皇帝為光廟第五子母選侍劉氏後追謚為孝純
太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生于東
宮孝純早逝撫育于李莊妃天啟二年九月冊封為信王
七年二月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是為烈皇后后為兵馬
司周奎之女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後封嘉定伯熹廟病
亟時魏璫方張盛中外危慄上在信邸為魏璫疑忌常稱
病不朝謁至是召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上懼不敢當
但言陛下為此語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托又

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
諸奸秘不傳翌日凶問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逆璫遣
涂文輔等迎入宮上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
也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闔携劍
遇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
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
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皇極殿受百官
朝朝時忽天鳴焉

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如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

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
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
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各速給散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出格朕
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示遵行

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城間乃
定詢內官此香自何至曰官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
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殿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

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
諸奸秘不傳翌日凶問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逆璫遣
涂文輔等迎入宮上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
也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闔携劍
遇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
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
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皇極殿受百官
朝朝時忽天鳴焉

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如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

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
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
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各速給散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出格朕
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示遵行

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城間乃
定詢內官此香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
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殿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

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
諸奸秘不傳翌日凶問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逆璫遣
涂文輔等迎入宮上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
也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闖携劍
遇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
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
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皇極殿受百官
朝朝時忽天鳴焉

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如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

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
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
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各速給散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出格朕
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示遵行

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城間乃
定詢內官此香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
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殿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

主事錢元慈疏言巨奸崔呈秀雖已鋤去然呈秀之惡皆緣藉忠賢之權勢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遍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編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箱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罝吉網天祐國家誕啟聖

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可漫焉不加意乎至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煨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宜國契友之白太始等凡為忠賢之爪牙鷹犬俱宜明正其罪或殛或放則奸黨肅清矣御史吳尚嘿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呈秀鬻身與援之門入賓閣寺之幕不顧笑罵稱功頌德幾不知有廉耻立馬之呼屢斥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蠶粉人人重足天

下幾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天下幾不知有倫
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左都一秩而設兩座天下幾不
知有名位甚者先帝易簀將及乃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
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
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厥臣魏忠賢之罪案
亦可定矣貢生錢嘉禎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
外封章必先関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
與厥臣二曰後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
御前而折逆奸罪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

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禁操
刀厲刃砲石雷擊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烈宗高皇帝垂
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于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
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五曰剋削藩封
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
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敢建祠
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有何功績而
襲上公之封八曰邀邊功遼左失陷未恢寸土而封公封
侯封伯聯鑣冒賞九曰傷民財祠宇遍天下糜費金錢萬

下幾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天下幾不知有倫
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左都一秩而設兩座天下幾不
知有名位甚者先帝易簀將及乃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
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
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厥臣魏忠賢之罪案
亦可定矣貢生錢嘉禎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
外封章必先関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
與厥臣二曰後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
御前而折逆奸罪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

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禁操
刀厲刃砲石雷擊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烈宗高皇帝垂
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于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
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五曰剋削藩封
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
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敢建祠
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有何功績而
襲上公之封八曰邀邊功遼左失陷未恢寸土而封公封
侯封伯聯鑣冒賞九曰傷民財祠宇遍天下糜費金錢萬

毀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第一所命不必變賣留俟
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臣榜曰策勳府
夏允彞曰烈皇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宗社再安旁
無一人之助較之世宗為更難時在朝皆閹黨莫發其
奸維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携貳然于璫仍不敢致譏澄
源元愨乃直指璫罪至嘉禎所言更詳盡璫不憤哭
訴於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中途偵知上必重處遂
自縊死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飲一杯即
擲壞之飲已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

嘉禎脩脩大雅人以貢為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屢與
東林反唇所行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為善不卒惜哉
楊維垣又疏叅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沒着內
外官將有名人犯拘究僧浴光嚴緝必獲其原籍肅寧家
產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具奏

當逆璫盛時曾以十萬金構一佛刹延浴光為主僧璫
既斃時往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
叅疏詞及浴光人盡為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
法屬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曰不意及師業上疏矣

奈何前此維垣曾求光薦引于璫光却之至是色沮恐
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道人而受逆璫供
養其人固無足取然視維垣輩身列衣冠而前後反覆
其人之賢不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為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役憑藉寵
靈睥睨官闈荼毒善良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
命上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遞消息把持內
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
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忠賢于

河間府戮屍凌遲呈秀于薊州戮屍斬首仍將爰書刊布
中外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州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
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
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
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
號令行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今于各處鎮守內臣盡行
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
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各督撫諸臣及

大小將領務殫竭忠畫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
遊魂猶然鬱錮含冤未伸着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
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
褒贈即與褒贈應卹廕即與卹廕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
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羈囚
者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至元年三
月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卹有加疏詳載于後
刑部奉旨嚴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為痛恨耿如杞着與

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改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
九卿科道會議耿以不拜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為呈
秀所陷李任戶部管倉誣以盜米被獲逆璫以此叙功方
以封疆惠以移官皆誣坐大辟至是俱得釋而部院初猶
擬方惠二人改斬為戍再擬始准復官起用云如杞疏言
撫臣劉詔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像懸之喜
峰見者俱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像冕旒也半揖
而行詔即馳報忠賢忝臣逮問矣臣入鎮撫司許顯純酷
刑所加甚于盜賊反叛懸坐贓六千三百兩家資變盡親

友代完乃得送刑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幸
遇皇上出臣於獄准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着即
銓補優缺以旌直氣不必陳請方震孺亦具疏陳被誣始
末畧云縉紳之禍至臣等而極今既荷雨露之恩宜永銷
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因又種園扉之果願以之為被
罪諸臣規既遇聖主攀麟鳳者建豎固奇狎鷗鷺者夢魂
亦穩假使逆璫不遭天譴即蠖伏空山得安枕乎又願以
之為棄廢諸臣規猶有請焉逆璫秉政最喜深文經廠衛
者冤苦固多即不經廠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

齊民得之猶易縉紳得之反難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倘異
日蒙生必以此情控于皇上今既邀高厚敢負此心哉乞
勅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番此又臣附於工瞽芻蕘之
後者也

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
當忠賢專擅揣摩意旨專事逢迎省直建祠各撰碑稱頌
宜亟罷并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奉旨下刑部問刑侍李
若珪輒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辯
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游士自為之至于取旨褒贊則文

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間真有毫髮之益于國亦少盡區區之心耳并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未幾四輔相繼去位惟國權陛辭疏言煥猷書生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胄監以作敢言從之人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于同事諸人多矣四輔既被劾義難久留因合疏請枚卜上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名具題是時逆璫餘燄未滅邪議尚存上明知列名前後不無異議為貯名金瓶中對天焚告行一拜三

叩頭禮以筋夾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宸輔臣以天下多事叩頭求廣一二上復夾得二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未幾來以署部時為崔呈秀之母請有在天之靈語為言路所糾楊以掌院有頌疏上益疑會推之不足信始從衆望特諭召起舊輔韓蒲州矣

御史楊維垣既疏崔呈秀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監矣掌道安伸疏請留大計為佐凡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歧及本邪黨而偶被逐者始為推轂于是編修倪元璐

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宜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已宜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在乎連名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

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為過計也未因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繳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能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

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宜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已宜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在乎連名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

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為過計也未因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繳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能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

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宜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已宜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于乎連名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

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為過計也未因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繳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能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

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宜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已宜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乎連名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

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為過計也未因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繳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能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

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宜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已宜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乎連名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

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為過計也未因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繳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能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

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汝刑部員外俱賜祭塋奉旨高攀龍等守正損生貞魂久鬱既經分別贈廕准加議行用昭朕勵世顯忠之意

熹廟梓宮發引廷試進士改于四月初二日上留心策士是日籲天祈得真才又將進呈三十六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筋夾之首得劉若宰遂定為狀元

按弘治乙丑科廷試孝宗皇帝亦焚香籲天于後宮是科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銑黃鞏魏校四人以文章品望着方猷夫以議大禮顯嚴嵩以奸貪敗今戊辰科所

得如汪偉金鉉王章吳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辰胡守恒史可法金聲劉之綸徐澤皆以死節著似勝于弘治矣而是科亦有宋企郊以首先降闖賊聞其他失節敗類者亦尚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進士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都察院副都銜者尚是逆璫亂政時所加然序列仍在翰編簡後

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秉謙崔呈秀馮銓等迎合魏璫意借題以實諸正人之罪也其所指罪魁紅丸則以孫慎行為首移官則以楊璉為首挺擊則以王之寀為首當日

名賢一網俱盡于此至是倪元璐請毀之疏云挺擊移官紅丸三案關於清流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官爭鳳廟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官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官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則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即稱功頌德于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

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閹寺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論加斷若云彷彿明論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奏入上即欲將要典焚毀

內閣來宗道擬旨這所奏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于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衆議僉同奉旨即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於是張承詔吳煥吳玉等連疏叅之獬語皆絕快而蕭山輩居中竭力調護僅票旨回籍至次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罵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趙興邦

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畧備借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徧散民間未幾內府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無不嘆賞於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恨可羞穢莫加焉罪莫甚焉殆天奪其魄自投穢廁中沒頂而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誅其二又嬰大謬此外又有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可為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

人故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淡則思過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為劉霍致惜者亦知倡風癩
二字以護挺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璫戕
善類者維華也即謂之才亦濟惡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叅阮大鍼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俛文煥後
則十孫之長李魯生非黨邪確証乎甲子歲營吏垣之長
恨趙南星不與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為義父而南星戍
死大中慘死非害正確証乎若通算一疏力詆左光斗極
罵周嘉謨等臣言過戇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

其黨邪害正之確証乎至屈指待皇祖昂湖一語此何事
而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皇祖之上賓非大逆不
道乎初大鍼以附璫陞光祿寺卿見璫敗因上合算七年
通內諸臣一疏以惠世揚串汪文言通王安并及諸人莫
掩其諂附之醜至是被劾即奏阮大鍼前後翻覆陰陽閃
爍着閑住之旨蓋長山所票也大鍼因恨長山遂通內廷
暗布蜚語以構之長山不久即得罪矣
御史任贊化吳玉鄒毓祚鄧英毛羽健等連疏叅楊維垣
把持朝政黨奸害正諸罪已奉部下部議處斥革矣至是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除惡務本疏畧云結交內侍明
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蟪集究其為作俑者魏廣微
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贄見
既而逢迎廣微一力擔當共媒富貴某宜戍某宜削一一
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
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惜
薪司錢糧二十萬兩拂忠賢之意罷令閑住及覩逆局將
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叅崔呈秀為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
維垣雖奉遣斥潛居輦轂日與閹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

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苛
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丙寅吳下七公之逮也繇於織監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
大辟矣一日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濬問李實
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啟濬對九卿科道會
問據實奏聞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啟濬對實與李
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
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亦不肯承及用刑然後
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為魏忠賢追取印信

空本令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啟濬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為李實五虎五彪輩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時携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叅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觀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臣詳覽久之俱對以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與九卿科道遞閱畢於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印本是兵安知非實預為後日卸罪地故作此先硃後墨之伎倆耶時為實齎奏者司房孫升何不

即提之詰問窮究到底耶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勘對筆迹異同耶縱云填寫出于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意小人故態不必言丁啟濬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於朝廷一語卸責閣臣科道亦俱無一言糾正此朝廷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何以不問他決不待時天語琅琅諸臣置顏面于何地當時識此獄為司寇蘇茂相竊謂其罪不減虎彪也厥後三法司會審虎彪諸奸始定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公允儀筆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陞玉帶隨堂秉筆
賜坐蟒橈杙匝月五遷皆繇逆賢心腹掌班劉榮所薦
凡戕害諸人造謀實繇外廷線索永貞即非助逆殺人
之人然言心地可槩見也七年八月上即位告病未允
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辭十月初二即自砌于私宅小院
穴墻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出墻見人蓋
初求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擯退逆賢從新另做
世界至應元亦退永貞始手忙脚亂密託心腹掌班丁
紹呂等饋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

畏永貞反覆惧上聖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
獻御前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
奉旨降淨軍發承天顯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處至十
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報信人持永貞親筆帖取盤
費即拿獲奏聞着押赴顯陵二月又調發鳳陽三月以
御史劉重慶疏叅提解赴北六月二十日會審引奸邪
進諛言左使殺人律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
實空本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遂於十六日縛赴正義

街斬訖

御史吳煥疏叅漕運太監崔文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
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條而甘為逆賢腹心總
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遙為聲援貪
污慘刻人人切齒文升在淮尤為縱肆剝軍虐民應行逮
問疏入文升拉同伴伏官門哭聲達帝座上立拏首倡二
暨同文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往孝陵煥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為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等請祠尸
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礪樹咸著朝端揆厥致禍非擊
魏逆之奸萌即褫崔賊之貪魄不然觸兇抗忌構端以陷

之者也彼時虐賊四張羣兇羅織殞身破家之慘無不為
之號霜泣旱冤憤實有同情此時天日重開褒爵錫賡之
恩無不幸其潤枯噓稿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
以尸祝請也乞下該部具覆特允本地建祠崇祀庶忠視
大慰泉台直節永光來禩奉旨郡邑鄉賢祠原以俎豆示
風勸進來濫入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慘死諸臣風
節較著着有司遵旨速祀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不必
建祠

擬此旨者吳江周道登也實欲阻鄉人之建祠故假送

鄉賢祠為詞試觀當時縉紳即庸碌致位考終牖下者
何一不入賢祠且入賢祠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
哉聞之前輩云吳江本與璫黨臭味頗枝嫉諸正人憎
及死骨故不喜同鄉有此盛舉也後經臺臣王道直劉
士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公論有在矣瞿公稼軒曾東
人云朝政日見清明邪黨尚守璫局如聖慮皇皇求舊
彼必力肆擠排皇衷懇懇恤冤彼必痛加沉抑有君無
臣直使人扼腕太息耳噫向非聖旨獨斷即一切恤典
亦安能如此之優渥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璫竊柄隱謀叵測皆由懷祿固寵輩
當先而逢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宣錦報捷不過解
圍自去乃命爵論賞即一毫無與者皆陞官廕子濫至百
餘人國家名器盡為逆閹收買心腹之物距先帝升遐日
尚有旬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三殿不日之成一叙尤
亘古所無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叙功行賞在二十
一日先帝久矣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詔之理
不聞此時召皇上付托大寶及命大臣申諭國事乃以不
要緊之事為大願命乎蓋逆賢此時雄心正熱故預先竊

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日猶載偽器立
堂堂之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黃宗昌知矯魏有人不妨
指名奏來宗昌因復奏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姑查
邸報列名直指之因舉黃克纘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
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仙之日即諸臣謝恩之日揚揚
得意以假為真總之皆所稱偽官也於是奉旨下部查核
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槩削除不叙而爵賞始一清矣
戶科韓一良疏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受錢之語然
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

不以錢償臣起縣令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
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咎守令之不廉守令亦安得廉俸
薪幾何上司督取既多過客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覲動費
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自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受
錢乎至於科道人號為抹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污
也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
此猶為有名之餽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路為嚇人之腐
鼠若捺一二愛錢之心當流水至矣乞大為懲創使諸臣
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不受錢之風可觀至開之有源導

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日猶載偽器立
堂堂之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黃宗昌知矯魏有人不妨
指名奏來宗昌因復奏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姑查
邸報列名直指之因舉黃克纘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
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仙之日即諸臣謝恩之日揚揚
得意以假為真總之皆所稱偽官也於是奉旨下部查核
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槩削除不叙而爵賞始一清矣
戶科韓一良疏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受錢之語然
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

不以錢償臣起縣令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
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咎守令之不廉守令亦安得廉俸
薪幾何上司督取既多過客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覲動費
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自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受
錢乎至於科道人號為抹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污
也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
此猶為有名之餽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路為嚇人之腐
鼠若捺一二愛錢之心當流水至矣乞大為懲創使諸臣
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不受錢之風可觀至開之有源導

官但為皇上惜此一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箇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姑饒這遭

益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畧可其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憇便殿給事中許譽

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云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殿崇煥即奏東寇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禎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為選授不當用

官但為皇上惜此一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
一說便與他一箇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所奏前後矛
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姑饒這遭

益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
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畧可其實
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
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
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
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憇便殿給事中許譽

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云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甚
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
御殿崇煥即奏東寇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
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
首先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禎令竭力措辦毋致不
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
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
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
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為選授不當用

官但為皇上惜此一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箇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姑饒這遭

益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畧可其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憇便殿給事中許譽

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云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殿崇煥即奏東寇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禎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為選授不當用

前崇煥云安插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鼓譟求發內帑
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諸臣有請允發內帑者上
詰問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極言戶部闕乏容當陸續措
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即發去已遲
何救于鼓譟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
疆安社稷若發去實實有用朕豈吝此且委實不足有人
盜去卿等那得知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最急閔門昔
防敵變今又防兵變前宣遠鼓譟未曾處置今又因鼓譟
發帑倘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為何如延儒奏臣

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長
策還須畫一經久之計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發
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
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每下旨通不見解來即如贓銀
充餉至今不到豆價行查至今不回奏如此稽遲錢糧何
時得足又曰你們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
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為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
事又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謨奇策
召對商確未見周知者悉為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

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而退時元
年十月初二日也越數日復召對諭缺餉事須講求長策
遠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延儒奏軍士要挾畢
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
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尚有
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肖
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動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者召
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揀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

諭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使束手無策只曉
得請兵請餉請帑又曰揀戮人民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
是罪只仗一喇嘛僧講教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
只叅總兵等官難道叙功不陞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
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禎擁兵坐視豈
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揀十萬餘
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
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不
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倉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強敵如

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而退時元年十月初二日也越數日復召對諭缺餉事須講求長策遠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延儒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肖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動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者召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揀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餉請帑又曰揀戮人民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只仗一喇嘛僧講教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只叅總兵等官難道叙功不陞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揀十萬餘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倉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強敵如

戶兵兩部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事王家禎兵部王在晉
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增餉情弊
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矍然曰荷
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
挨月查核具奏又一日召對特召科道官至前諭曰朕思
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舉劾就中不無冒濫爾
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
乎朕特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實賢今又面諭爾等
各籍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寧竟

無一人能仰慰聖意至蘇驛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法而
奉行不善反以開流寇之禍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樞臣王在晉疏至王在晉何如人也
命高聲讀至公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壅
斷字面玉曰壅斷是市人登高處左右望而取利之意又
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為時局玉曰即當時是魏忠賢的
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至
妄自矜詡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
放他去上曰事事有介是非如何只教他去便了又問張

慶臻一事如何改勅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
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以小事不敢噴奏上
曰改勅如何是小事令諸臣及科道奏王道直等俱云慶
臻用賄改勅是實吳玉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勅是
中書臣只多了一揭上怒其妄辨叱之先是慶臻奉命提
督京營勅內增有
兼管捕管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上命查
寫勅中書官因追究賄改之緣由云時上怒甚因以擅
改勅書罪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勅書
欺君說謊發邊衛充軍王在晉徇私受囑并司官苗思順
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罰俸三年中書田佳

璧等法司定罪其吳玉王道直等叅劾有據各加一級命
會推閣臣以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
罷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九人名上溫體仁憤其不與也
因疏訐錢謙益于辛酉科主鄉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
與推上召廷臣面問體仁謙益辨良久上問體仁所稱神
奸結黨者誰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此番枚
卜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
體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爾熱中如糾謙益何
不糾於未推之先體仁奏此言正見其黨蓋前猶冷局叅

他何用糾於此正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等于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至今為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錦衣衛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又奏曰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上疏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

公不是公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前已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惧干天威一則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不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止是一兩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苦言出而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應

何貴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奏了數句
又謂輔臣曰諸臣如此到不如稱功頌德之時邊方也完
固財用也充裕今枚卜且暫停時謙益伏地待罪命出外
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又濫與朴卜有黨可知
着革職回籍錢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徇私減公肆
言無忌革職為民耿志煒梁子璠罰俸一年瞿式耜房可
壯降級調外

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宜興奏語稱旨已心屬之適當枚
卜同鄉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宜興宜興不堪也許

公霞城欲為兩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亦唯唯再過虞
小寓則程公稼軒在座執意堅拒且以擁戴宜興譏許
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知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
勿推我許公遂不置喙宜興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
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自以為拜相定
于此日揚揚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兩人廷辨烏程言
如湧泉虞山出於不意言頗屈科道諸臣又多為虞山
左袒者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意不可解矣
宜興雖與涿州同年相好當涿州附闈拜相時宜興正

居憂在籍未嘗附之陞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
難者宜興皆力為援救規以大義一時同志者皆稱之
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
惜哉
御史毛九華糾溫體仁逆詞獻媚詩冊任贊化糾體仁居
鄉不法諸事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臣
若有媚璫詩詞必以手書為贄無木刻之理既刻必流傳
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京師反無刻冊且何不發於籍
沒逆璫之時而待於九華之手若以刻本為據則刻匠徧

滿都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
華對臣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總發九
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
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止以叅論枚卜一疏憤激過當致
犯衆怒上展冊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為只
問此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體仁體仁
奏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贊化不叅臣居官之事而叅
臣居鄉之事以為誣臣居官之事惧皇上召問廷臣欺罔
立見故誣臣居鄉之事以為道里遙遠耳目易眩因奏贊

化為錢謙益之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
奪皇上賜環因曾叅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
把持銓部覆之為民又贊化薦相才一疏稱謙益為伊周
班行此皆為謙益死黨之証上曰不必多奏自此體仁偏
以派忠見知於上而結黨之說深啟聖疑攻者愈力而聖
疑愈深矣

御史吳姓疏言舊制六年京察為諸臣不修職者設若大
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
事者或誅或戍或削或降皆不待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

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凶逆倍于瑾附忠賢之罪惡亦
甚於附瑾之徒大畧有四如搖動國母逼封三王彪虎義
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
網打盡名曰害正稱功頌德建祠聚斂引薦邪類要典詆
誣名曰媚璫賄通權勢入幕密謀矯加職銜一歲九遷名
曰速化此皆不知有朝廷唾罵由人廉耻盡喪務須徹底
澄清斬斷根株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分額數有限掛一
漏萬何以示懲奉俞旨下部未幾遂奉特諭有逆案之定
實是此疏啟之御史侯恂亦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並行

語俱暢快
二年大計京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于
庭公疏於察典外舉南京媚璫之人二十人大理卿謝啟
光科郭如闇御史何早李時馨夏敬臣劉漢徐復揚戶部
魏豸胡芳桂張聚垣禮部虞大復顏鵬葉天陞兵部周宇
李際明郎存性工部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充材應天府夏
之昂或甘心附逆或惧禍中變律以順逆之理均無一可
貸據實奏聞奉旨下部此亦在未奉諭定逆案之前也
上御平臺召閣臣韓爌錢龍錫李標吏部王永光左都御

史曹于汴命定附逆諸臣罪案

聖諭逆案
已另錄

此案主筆者首輔韓忝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人也
首輔持正有餘剛斷不足况冢宰身曾頌逆而與定附
逆之案有不私庇同黨掣肘當事者乎所賴甚明嫉惡
甚嚴申諭再四諸臣惕於明綸不敢不遵命以從事然
欲上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昭千萬世臣民之戒者尚
有未盡也自此以後下之謀翻者伺之十七年如一日
上之堅持者亦十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用事
案翻而國運隨之以盡尚得謂小人之進退不關興亡

之大數哉。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萬燦夏之令吳裕中等三代誥命從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之請也。

先是褒恤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上訴先臣受冤始末因各有所陳乞如楊之易周廷侍夏承請給還原贓即奉命各給五百金魏學濂疏其兄學泮死孝請祔塋祔祭高世儒繆虛白請母氏封誥李遜之請祖父母封

誥皆奉旨俞允至是周茂蘭疏援會典三品贈及祖父其母之例上即下部察議部據會典覆允矣封司徐公謂各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職掌不須子孫一一自陳遂合諸臣姓名彙題同請即奉旨斯真從來未有曠典敢備記之以誌聖恩并見當事善推上意表揚光忠之盛美時政府司票擬者為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亭二公云鹿善繼叙同難錄畧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如言及逆黨人孰不詈之恨之未幾而漸平

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
漸忘且托於見善不善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
於逆案欲從寬於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凜焉天
誅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
不為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
之論使為惡者畢竟得利為善者畢竟不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馮銓為
其房師召欽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先張慎言次之
張曾論其父也必附以李應昇黃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

日後復召至其寓李魯生先在袖出疏稿逼欽程使上矣
次年冬田仰以浙臬齎捧入京與馮言吳越之會有七人

一黨周順昌周宗建高

黃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

周起元私謀翻局即欲謀致七人於死復欲迫欽程再上
疏欽程力拒之馮大怒即投意本房門生潘士聞上疏薦
仰而論欽程仰立轉京堂欽程立遭削奪是首造謀者為
涿鹿成其謀者李魯生欽程其威逼脇從者也後此之播
虐專主其事者亦涿鹿首造惡者田仰也其言鑿鑿如此
銓媚璫害人章疏屢見即臣亦銓使其門生王珙所叅臣

去年已入告其詳矣今總聽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疏
辨言欽程叅四臣于乙丑之二月臣不在京七臣被逮于
丙寅之七月臣入賀事竣久赴粵矣欽程且謂于彼無干
何以反謂臣造惡乎時逆案已定聖旨遂不深究止欽程
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於馮銓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辨為
李永貞誘空頭印本入京填寫則亦為銓等與謀何疑
惜當事僅以永貞欽程抵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
辨疏云七臣死于丙寅七月時已事竣赴粵然實疏之

上寔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月被害在六月正仰在
京時謬云七月詞道情見矣况仰與馮銓本魯生至交
即非造謀之人亦與謀之人也竟得脫然事外僅以京
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竄伏數年弘光南渡實緣燃灰習
撫淮揚清兵一至即稽首投降小人故態如是又何言
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自永樂以後惟
武宗毅皇帝為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餘中宮竟無生
子者

后父周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后生於葑門內今有坤儀鍾瑞坊尚存后幼隨父居京師以天啟七年選為信王妃旋正位中宮后父封嘉定伯有賜第在葑門聖躬燕寢之所為屋三間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間其第三間則聖躬燕息處也第二間中設大薰籠置衾裯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却諸衣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裯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裯也即中宮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行此禮惟先后以藩邸同苦不肯赴召又駕幸中宮后必趨

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礼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顧秉謙窖藏銀三萬八千餘兩請留充該府本年餉銀奉旨允行秉謙素行貪鄙天啟中以投身逆璫得大拜在閣四年惟以婪賄為事至秉軸票擬一奉逆璫之意旨然貪鄙之甚璫亦漸厭之于是先幾請告歸家璫敗後臺省交章劾其庸惡無耻媚璫悞國奉有頑鈍依阿之旨居鄉尤肆虐鄉里贖貨無厭崑山合邑士民積憤不平群起攻之登門辱詈秉謙於昏夜挈貲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府縣力為禁緝士民稍安旋

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為家人藏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
得其窖藏現銀如前數蓋僅十之一耳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為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旨居正
佐相皇祖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
奪情其身後蒙議然過不掩功委當垂恤所請廢及其子
懋修量復職銜從公看議具奏准復二廕并給還應得誥
命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弊數設
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為釐奸剔弊計而諸
臣奸弊更甚二年四月工尚張鳳翔發其事有發銀一千

貫給四百兩者上時御文華殿召對面詰再三拿巡視科
道王都高賚明主事劉鱗長俱下獄究問又追論元年同
事諸臣祖重燁吳阿衡二人狼籍最著者俱下獄後吳以
邊才出為監軍御史餘分別譴謫仍嚴加申禁
命收葬熊廷弼從其子兆璧請也先是御史饒京疏中言
及閣中已擬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兆璧之疏閣臣
即具揭為辨白畧云廷弼初任巡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
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經畧與巡撫王化貞戰守異議廷
臣又為之分左右袒致廣寧潰敗與化貞並馬入關挾收

昧淺衷悞疆圉大計以致殺身無辭公論今傳首邊廷頭
足異處已足為戒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律偕同事
者一體伏法自當日瞑乃先以無影賄賍坐楊漣等作清
流之陷阱既又以刊書惑衆借題殺身死懸賍辱及妻
孥長子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也且自有遼事以來騙
官營私不知凡幾廷弼再任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終日焦
唇敝舌爭言大計似猶此善于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
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
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今傳首已逾

三年收墓原無禁例且茲事雖屬封疆于邪正本末陰有
關係數年來是非功罪之林悉在聖鑒或不以為謬也始
奉旨允行至四年秋後行刑化貞亦即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講讀既竣出一疏示輔臣則山東益都縣
有驛丞黃道妻為夫頌寃蓋鄉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
意捶斃驛丞丞之子以觸柱死父以叩闥死都中其妻官
氏復上書訴寃也上曰驛遞中申飭屢矣何縱橫敢爾子
弟如此本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為
申詳不能竟道府匿不報皆當重懲輔臣承旨退上方欲

清驛遞故留意如此而詞氣仍安和不迫也
上親講讀凡讀書史遇詞旨無甚闕切及凶暴不詳宜避者悉置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舊例也一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舜其大孝二節上即展前一葉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絲宸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至季氏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章割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上又問對曰是閣中派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為季氏僭分也隨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為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講進遂巡未對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曠對曰鬼神之事理頗涉窈冥上曰還要補講進來進承旨叩頭而退聖心留意典學如此

六月初九日召廷臣于平臺召對上曰天時亢旱雨澤愆期朕日夜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諭從今日御文華殿齋宿可傳示大小臣工竭誠祈禱無事虛文或刑獄有失平都要清理歸結朕擬一諭卿等叅酌輔臣起立案傍上指示諭中款次正色言曰如此大旱皆因政事失當是朕不德

所致輔臣韓爌奏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上焦勞上曰
也不是這等說還須上下交修修舉實事卿等俸祿俱是
小民脂膏見此灾荒心豈能忍又曰各衙門事多沉閣科
道官多不言他們於外事誰不知只是碍於賄賂情面如
御史梁子璠條奏汰冗官先上二疏後又催二疏這總不
是虛文仍以聖諭授輔臣曰未盡事情還再叅酌復召諸
科道勉以該言即言

七月督師袁崇煥擅斬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奏報文龍逆
迹昭然机不容失便宜從事席藁待罪奉旨文龍糜餉冒

功通夷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閩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按文龍向為遼東叅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
千人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
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
行商賈凡南北貨咸於毛處掛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
雄鎮又掠海上零丁或指為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
積功官都督掛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閣出鎮各邊文
龍亦疏請闔監其軍上即位嚴汰冗兵勅下山東撫按
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徃王廷試受賄遂稱文龍兵馬可

可絕無冒被文龍亦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東奴
通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
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東為
期及履任覘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通款啖以厚利
真解毛議以就袁東人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
今惟有斬文龍在彼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
武為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
謁亦置酒留宴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文龍
斬于轅門外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千

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
容之先是崇煥陛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
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
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
疏中即入錢語錢後竟以此得罪毛帥既被殺袁疏請
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
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執稱不可袁計
窮至十月遂致建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斬決重罪二十人內田吉倪文煥吳淳夫

梁夢環李燮龍皆逆案也楊鎬渠家禎張翼明封疆失事
高道素殿工侵欺也故事部開決囚單必以民犯強盜叛
逆及真人命列于前聽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
于後是年疏上御筆獨將後開逆案諸人勾決先是中宮
以皇子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固大慶誅有罪亦是大
慶當並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
則逆案為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
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
行刑後甘雨大澍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無算諸工俱潦草塞責
即棟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數帶俱傾壓死官
眷百餘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立庭中深屋覆壓之惧
也上以是勾及之閣臣以為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
這榜樣高道素監造府第使數百官人死於非命即寸斬
之尚未蔽辜又何請為道素自謂必無虞沉醉出獄門臨
刑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東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兵被汰者陰
謀作亂兵至城下開門迎入遵撫王元雅死于亂軍中同

死者知縣徐澤以新任推官何天球已陞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來教諭田毓齡守備劉聯芳時十月二十四日也遂破三屯營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帥兵赴援營於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沒將攻薊州袁崇煥親率部將督遠兵萬騎自山海直入薊城守護清因舍薊州而掠三河豐潤玉田三屯馬蘭諸處有內守不堅而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其死難蒙恤者良鄉令黨還醇香河令任光裕也固安令劉伸蒞任方十日聞報先運藏倉庫身帶印篆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竟以城陷

不殉問大辟監固安獄中十年方得遣戍

命滿桂為武經畧總理援兵諸鎮悉聽節制桂戰安定門袁崇煥戰廣渠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閉門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駐兵郊外訛言繁興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禮召見文華殿自起慰勞呼以督師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又與祖大壽各賜盛甲一副及東便門之戰殺傷相當敵鋒少銜督師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先是郊外徹侯中貴之園圍墳墓為敵兵踐踏毀拆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責好不肯力戰上已心疑矣及奏入上

懼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
遂縛崇煥下獄閣臣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
不得不然袁既下獄閱兵之在城外者銜然稱亂幾欲
矢集城上命兵部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主帥亦竟
擁其重兵颺去

楊仕聰曰己巳之變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
制諸將不為無見而袁為人疎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
言日至遂罹極刑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
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為賣國而詈之矣

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
此何為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不可
解矣

當本兵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陞工部侍郎王洽為
兵部尚書洽山東人伉直無私援相貌極雄偉上私語云
好似門神有術士即卜其在任不久以門神一年一易也
至是兵八十一月十六日召對羣臣多言中樞倫禦疎虞
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畧今又不能整搦兵馬簡討項
煜又引世廟庚戌故事云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上遂下

洽於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為順
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為薊州總兵又起舊帥王威尤岱
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子獄俱于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陞見以十月十五日至
弘政門上即召入諭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為朕調度
承宗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
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
曰卿欲守三河何意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
南下上曰卿即為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上當緩急之際

不恤軍卒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
往通面諭首輔草勅賜劍出朝即周閱都城草摺回奏畢
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塹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敵報
逼通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
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巡撫解經傳皆駐通
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
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大小官員俱
聽督師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見遼兵紛紛東下初四

洽於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為順
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為薊州總兵又起舊帥王威尤岱
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子獄俱于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陞見以十月十五日至
弘政門上即召入諭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為朕調度
承宗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
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
曰卿欲守三河何意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
南下上曰卿即為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上當緩急之際

不恤軍卒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
往通面諭首輔草勅賜劍出朝即周閱都城草摺回奏畢
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塹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敵報
逼通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
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巡撫解經傳皆駐通
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
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大小官員俱
聽督師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見遼兵紛紛東下初四

龍報命隨遵旨移駐關門防守

滿桂勇悍取戰而殄已自用曾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以十二月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遇敵于蘆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桂與孫祖壽皆死之黑雲龍麻登雲擄去黑後於四年九月反正逃歸上獨念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出城致祭并查子孫優卹

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纓自効并薦奇士申甫可為大將上即陞之綸兵部右侍郎為戎政副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捐內帑十七萬聽其調度召募改金聲為御史

監其軍然甫實游談無實際所習僅役鬼之術所募兵皆無賴子弟十六日統兵至良鄉與敵遇車不可用試術亦不驗所統七千餘人俱敗沒事聞命棺斂給卹金聲以出城得免於罪之綸以三年二月帥師至遵化敵自永平回合兵冲殺前兵既衄敵即遣官招降綸不屈力戰而死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於獄管工司官長洲管玉音崑山許觀吉四川周長應上海米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目下與敵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牆若這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有了豈可

不重處時許周朱俱斃杖下張管贖徒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勅卒也最先抵都城
下兵部即調守通州明日又調守昌平又明日調守良鄉
功令兵到初日不准開糧次日到營汎地乃准開糧西兵
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途劫掠耿以不戰軍
士逮問大辟至次年棄市耿在天啟年間官薊州兵備以
不敗逆璫生祠為撫臣劉詔誣劾問辟幸遇上登極赦罪
復官即超陞巡撫僅越兩年竟復得罪死西市深可痛也
自如杞逮後五千人哄然各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深寇從

此起矣

內外城守以敵退徃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夜刑部獄
囚盡逸幾為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為捕囚也刑部奉旨時
方戒嚴獄囚逃逸典守官所司何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
世賞提牢教繼宗俱革職着錦衣衛監禁
元年枚卜一事以烏程訐虞山故遂高閣不行至是蒲州
將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日遂欽點大名成基命改
靖入閣已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特用宜興周延儒會稽
錢象坤桐城何如寵蒲州忠厚拘謹不能仰副聖意北騎

既退中書原抱奇遂出疏叅首輔與袁崇煥通謀誤國左
庶子丁進以陞轉遷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繼之
蒲州遂請告回籍其礼尚從優厚云抱奇固賞郎不足言
丁與李皆蒲州已未所取士也丁奉旨以陰陽閃爍降三
級李以監習火藥失事下獄遣戍蒲州後以壬午冬北兵
破城死難其事未詳故失記
三年上時銳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重無所作為梁
廷棟智巧人也初自邊道超陞巡撫旋晉尚書督師薊通
為上所倚任三年正月初五日内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

梁廷棟回部管事

北兵雖東歸復破永平滦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
首先迎降獻女以行媚孫閣部率師東行嚴檄各將共攻
滦永有舊永平兵備張春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
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被劾罪歸鄉勇皆散至是復起春
為太僕少卿整飭永平兵備永民間之皆率先來迎向所
練鄉勇亦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永寧兵備劉可訓甫破
安賊秦捷遂率勝兵入援兵部司務丘禾嘉以監軍入祖
大壽幕激以忠義於是各帥啟營直薄滦州張春劉可訓

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誓不返顧敵見勢迫遂開東門而出而涇州告復永平城中聞涇州既復咸有叛志敵已擄掠滿志復見城中心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大兵入城白養粹已死其母尚存張春先至盡封所有出絕無染指世龍盡取之大壽至空無所有遂將白母用嚴刑乃盡取所積藏蓋幾百萬云餉司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剃髮投降逮問鞏固逆案問徒向以首媚魏逆為周忠毅叅論者也至是始以大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有原任兵部賈維鑰率衆投降即授 巡撫之職至是亦同

擒治正法凌遲并同事十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榜躋節鉞者庚午恢

復涇永後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丘永

嘉巡撫山永係新設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漠中兵備

劉應遇巡撫甘肅皆乙科也一時共得四人丘以九品末

郎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超用甚多至陳新甲直正中

樞之席然究無一人建功立節足副破格之特恩者

二月初十日冊立皇太子以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勅於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朵紅一

足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足花枝用銀
加恩輔臣督臣皇親周奎及司禮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
芳加太子少保儀制司郎中賀世壽陞光祿寺少卿

袁崇煥逮後御史高捷疏叅錢龍錫即指袁疏中輔臣錢
龍錫相商之語指為同謀時同志者勸錢于辨疏中當痛
言一番明主可為忠言而錢竟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溫
旨隨即入閣高捷再疏遂得旨着致仕至是方悔不用前
言則已晚矣

御史史堃高捷袁即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局方璫

勢初敗維垣既斥三人連疏叅劉鴻訓之持正票擬又力

阻舊輔韓爌之召用以此得罪公論奉旨草職時主票擬

者錢龍錫也迨劉以改勅事敗冢宰王永光遂力為三人

求復官科道交章論之上方注意永光竟因其言用捷堃

二人即勳則令俟勘問事結另擬時即勳又以賄賣適遇

邊警袁崇煥以通款下款二人遂與永光合謀借崇煥以

報龍錫因錢以及諸臣亦成一逆案為翻前案地溫體仁

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以外任被特簡惧上

英明不能遽起大獄不敢任其事韓卒以此去錢竟逮下

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教
繼宗於錦衣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
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
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語極剴
切上為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
對後殿門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閣中釋諸臣送刑
部乃知諭留講臣俾即見之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草職矣更命

都察院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屢旨駁問易執奏
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獄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
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胡擬杖教亦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兩次以為翫法庇私無人
臣禮令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
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能加于此又奉嚴旨允升自
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徇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
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
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

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教
繼宗於錦衣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
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
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語極剴
切上為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
對後殿門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閣中釋諸臣送刑
部乃知諭留講臣俾即見之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草職矣更命

都察院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屢旨駁問易執奏
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獄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
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胡擬杖教亦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兩次以為翫法庇私無人
臣禮令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
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能加于此又奉嚴旨允升自
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徇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
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
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

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教
繼宗於錦衣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
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
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語極剴
切上為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
對後殿門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閣中釋諸臣送刑
部乃知諭留講臣俾即見之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草職矣更命

都察院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屢旨駁問易執奏
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獄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
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胡擬杖教亦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兩次以為翫法庇私無人
臣禮令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
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能加于此又奉嚴旨允升自
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徇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
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
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

繼事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祥早沒王請立
祐為世子而祥有未選之妾生子今已長是以爭王位久
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制官府事如何
敦復以欠糧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敦復曰遠方州縣多
科貢故不能時雲南布政麥九德已經劾處問貴州布政
朱芹安位撫事如何芹曰督撫責安位四事一擒奢酋自
贖已獻樊虎奢寅妻馬氏一責送撫臣王三善樞已送出
一責修理九驛已漸報完一責削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
決對畢召各官諭以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

或貪贓壞法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
都御史閔洪學副僉張提高弘圖諭之曰巡按賢則守臣
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事不小屢諭回道須嚴加考核以
後斷不可輕徇又曰卿與吏部寔心任事天下不難為諸
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羣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
聖意持之甚堅奸黨圖之甚急故于子語魯太師樂章願
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
進而衆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

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耻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
援而思辨雪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狠發念必
欺而飭之以詐深計巧役無所不中變亂祖制擯斥清才
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于五子之歌
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
無所投其隙為此語者寔憂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
當視國如家除兇雪耻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
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
着據寔奏明震孟回奏純如為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宗

周順昌時為福州府推官剪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如投
身逆璫躡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巡撫毛一鷺
構成李寔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其致死之由全出於
純如今當先上疏求雪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為之奧援
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綴如
響至于會推年例等大事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
南道若近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開送商訂
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叅駁乃借外轉以除碍手耳至
新資考選度無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之陳士奇

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耻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
援而思辨雪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狠發念必
欺而飭之以詐深計巧役無所不中變亂祖制擯斥清才
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于五子之歌
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
無所投其隙為此語者寔憂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
當視國如家除兇雪耻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
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
着據寔奏明震孟回奏純如為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宗

周順昌時為福州府推官剪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如投
身逆璫躡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巡撫毛一鷺
構成李寔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其致死之由全出於
純如今當先上疏求雪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為之奧援
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綴如
響至于會推年例等大事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
南道若近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開送商訂
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叅駁乃借外轉以除碍手耳至
新資考選度無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之陳士奇

行政換當邊警方息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為之奧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寃謂復命疏未嘗歸美厥臣不當列名欽案且引聖諭云須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科其時為天啟七年九月必有說謊以欺諸臣因說謊以欺皇上臣姑不盡言等語通政章光岳即為封進時呂氣焰張甚言路盡暗故文文肅出疏糾之云

當永光於天啟癸亥年任南總憲比匪范得志叅處南臺臣王允誠李希孔因得罪公論李應昇初任西臺特疏叅

其陰陽閃爍諸奸狀永光始以病歸乙丑春逆黨既盡逐諸正人崔呈秀徐大化薦之起大司馬即有两疏頌厥邸報抄傳天下共覩丙寅以天變修省司官王陞張履端二人力勸其疏救大獄因之去任非彼本意也崇禎元年起位冢宰猶護持璫局至上命同輔臣發出紅本定逆案永光因已亦有疏在內力為諸人庇覆以自為掩飾地廷臣交章劾之以為永光身係頌逆之人不可以定從逆之案又言永光既為崔呈秀徐大化諸人所薦為李應昇所叅邪正自己了然今雪消晚見終抱狐兔之悲雖換面改粧

尚存鷹眼之疾等語前後叅論者如吳姓張國維陳良訓
李長春王繼廉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
繼孟公疏單疏幾有百餘永光既以年例箱制科道復薦
史墾高捷袁弘勳以為翼又因邊警謀翻逆案則薦呂純
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于講筵中言之又再疏論糾賴
上英明堅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三月科臣葛應斗糾袁
弘勳受叅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私賄有據二人皆係永
光私人也兵尚梁廷棟亦發弘勳與張道濬招權納賄事
弘勳等遂俱下獄論成吳執御復論永光誨貪崇墨奉旨

詰責永光始認罪去位則宜興當國已悟其奸邪驅而遠
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烏程比陽附宜興其寔兩人自相
為黨用一人則居功于己黜一人則委咎于內宜興不
覺也辛未春宜興以主考入闈兩人在外則顯然示異
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事俱委咎于一人如薦之臣純如
事絕未嘗謀之于周而告人則曰首輔意也宜興出闈
覺之適上詢及之臣可用與否宜興即對曰若以之臣
間往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而忠賢呈秀亦可

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
長垣既去御史水佳胤疏攻梁廷棟顯為袁張報復又發
其私人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下部獄則梁實
授之以隙其寔有暮夜之跡梁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
乃得旨聞住于是與長垣俱不能忘情於宜興矣烏程又
用其私人閔洪學為冢宰一時捷足者競附烏程而操戈
向宜興宜興頗危沈敏者紹興人同志說宜興即以沈同
鄉連及烏程并去之宜興唯唯給事中王績燦等先後疏
攻烏程與閔宰宜興脚稍定復飲烏程狂藥謂決不相負

于同志舉動不能照管幕官張捷賀世壽知宜興不足謀
皆轉入烏程幕以所謀告之烏程因恨總憲陳于庭官詹
姚希孟刺骨至五年二月兵部華允誠疏叅溫閔尤激切
疑疏出姚手遂訟言排抑姚以主北闡試為兵科王猷疏
叅武生冒籍事猷為袁弘理止宜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
無預閣中乃票覆試內一名高岱以不能完篇黜草正副
考俱下部議處初部覆疏上上意頗佳烏程密揭入而聖
心變遂降二級姚以少詹掌南院行矣陳以考核御史畢
佐周等廷撲武弁事不稱旨草職為民事在五年六月

九月初七日上召群臣面諭曰遼東事十數年不見平袁崇煥以滅寇自任朕遣兵湊餉無請不發不意端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寇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寇薄城下又潛携喇嘛軍中堅請入城勅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配朕今止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餘釋不問羣臣咸頓首無言上即將紅本副刑部官承旨先出上又曰崇煥罪惡諸臣如何從無一言指斥共為欺罔又曰此番警報朕與諸臣俱有罪諸臣叩首謝是日磔崇煥于市初錦衣衛具獄詞

株連甚多上俱不究獨以史堃高捷言錢龍錫密謀主款命革職擬罪

刑部會議奉旨謀款行私朝廷若無主之者邊臣何敢行錢龍錫與袁崇煥面商島事即有入軍斬帥之語明屬同謀着錦衣衛差官旗扭解來京究問龍錫逮到疏辨無同謀斬帥與私書主款之事且引首輔韓爌為証再下部院會議奉旨云逆督謀款擅殺導寇流殃龍錫寔與同謀先既面囑後又書訂至于面奏庇護尤屬欺狡會讞允確着監候處決又批刑部疏以科道官都無一言反借名建白

佐欵長奸毛羽健毛九華王應斗分別遣配

詞臣黃道周疏畧云竊見錢龍錫對簿法庭頭搶獄吏羣然相視啞無一言此書傳所未見也世宗決意奔河套心疑開豐撓元修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獨斷然決意于一繫輔累輔既乏歛楫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于謹室衣冠相語以目不曰那敢言則曰那得歸人心如此誰復挺脊梁担安攘之績者乎巷議謬愆為殺罪輔為毛文龍報仇如此則邊將必驕閣臣

權落故殺一閣臣民為文龍報仇則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為邊臣示前車則可為閣臣作後阱則不可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輔何必圖圖慣盈孤卿駢首令傳者謂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且東江方驚決無誦毛帥以鼓列帥之理奉旨龍錫罪案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為報仇本朝不設丞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元修豈臣子所宜言且妄稱夏氏是為何語着回詔道周再疏言臣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

誤事及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于胸中故倉卒屬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至四年五月始以天旱修省因科臣劉斯垓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于獄遣戍定海衛

夏允彝曰錢初出獄宜興過候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錢甚德之次日烏程至錢述周語致感烏程曰上固不甚怒也錢遂信溫質直而周虛偽不知寔溫之巧于擠以自見德也

崇煥既誅有東江舊弁周文煌具疏為毛文龍訴冤奉旨云逆裔擅殺島帥罪案已定毛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豈得乘機借端希叨忠義周文煌續奏不論本當重處念係愚弁姑饒他觀此旨始知殺袁為毛報仇者非聖意也又有義士許俊上疏為袁訟冤云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發火器矢石斬首若干又某日于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欵云勾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戰為退衄則後此能戰者何人疏入下部議其人謫戍復上疏曰崇煥若通欵則臣為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謫

戊非律疏入亦不究
湖廣撫按奏三年五月初二有沔陽州鄉官譚世講焚死
據州申稱百戶趙欽因訪察事本官暗假他人名告陷押
解按院世講先捉欽歸狠毆是夜欽潛入譚家見世講在
堂飲酒扭住不放世講令家人放火截其來路不料天意
反風倒燒房屋欽因將世講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幸
之羣起為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豎白布旗上書四十
三里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一鍾祥縣申
報道旁有紅旗上書九閔七反招賢令七字一時承天襄

陽荊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旗或教場或衙門上書七字相

同

譚本甲科歷官潦倒曾擔任江陰教諭貪戾之狀至今
猶笑罵之宜其居鄉暴橫致罹慘亂而亂民之起即成
流寇三楚自此騷動矣

日講官羅喻義進書經講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節中
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府正講寥寥數
言後講聖駕大閱似一篇長奏疏又多用列聖廟號恐鞠
躬頻頻不便烏程寔恚其隱刺借餘文為辭使正字官傳

改羅難之正字請羅至閣面商比至閣門烏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不出迎羅待久之懷憤直至閣中隔板相謂前此未有也烏程遂具疏忝云舊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例駁改不聽乃下部議處部覆云聖聰天縱而喻義哢哢多言遂以閒住處之在溫不過借題處羅耳若如部議安用講書為也可謂一慎一諛羅後家居以冠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彞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

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是御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于庶司益羣相壅蔽矣從來文試有會試廷試有傳臚禮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詞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下兩

主考及監察御史余文燾馬如蛟于獄命改期重試另點
方逢年倪元璐主試另內臣監視于十月二十二日首場
試技勇二十五試馬箭二十八試步箭初二試策論初七
揭曉初十傳臚悉照文場事例特拔王來聘為狀元賜宴
兵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為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召對羣臣于文華殿先召戶部尚書畢自
嚴問錢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嚴對舊五百餘萬
新一百六十餘萬上曰援兵未撤之先稱出浮于入者一
百餘萬援兵已撤如何尚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

上曰上緊催督還須從長打算按月給發召兵部尚書熊
明遇問各邊新兵若干舊兵若干養兵要為有事之備須
是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麼明遇對還是守
得的又諭戶兵二部須是全心做一家事不可爭執召左
都御史陳于廷諭以御史考核須嚴考核嚴自然盡職天
下自然無事了又召文選司蔡奕琛李元鼎職方李繼貞
王芋諭以文武各官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
奕琛用劉宇烈憑何推他邊才奕琛奏科道薦舉上曰只
要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藻是熟手麼奕琛對

以邊才寔難望稍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以推山海總
兵繼貞對源清恢復有功且現在薊鎮就近推補又問三
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曰亦是恢復有功又問張國
振繼貞對國振原係陪推皇上點用上曰正陪俱要堪任
繼貞曰年來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
官若廉吏胥豈敢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俱出班
跪上曰諸臣公疏遣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
以來也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啟年用的朕且撤
回豈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

不得已權宜用他若諸臣肯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即如
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即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又言
海禁當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是不肯
寔心做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再三日文武官肯齊心替
國家做事內臣要撤也不難

開封府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致各有才名張負氣不為
人下辛未考選同鄉宋鳴梧父子在科其門役有所需索
張不與更罵之宋不悅及考選以致為吏科點張為同知
張因揭攻賄營及倩人代書情弊奉旨覆試而宋卷已潛

易矣宋如故張遂降州判孔有德陷登萊張殉難攻亦以
壬午之變不屈死
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錢糧完欠于是給事熊開
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并責戶部尚書畢自
嚴不行糾舉草職下獄吏科顏繼祖疏救上并切責之自
是考選將必先核錢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戶曹胥吏
俱得以操官評之短長矣畢固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
穀繁劇非所長也先已屢疏請告不得竟致負重譴而去
公論惜之

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事言當事者
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聘其
重逋握算之能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鬪智之捷徑
可惜者一人臣展采止此精氣今以窺微指為盡心摘細
瑕為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
士修職之精神為小人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
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
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興邦啟聖之日為即聳從昧
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與

楊鎬異辟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為
懼矯矜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斧鉞無威可憂也國
家所恃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
薦賢之章非奸則黨是非共蔽忠諫互消可憂也國家所
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
望氣而鮮特立之操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者二三
人耳其餘奔走期會諂曲趨承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
也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今次輔與冢臣以同
邑為朋比惟異已之驅除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

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皇上惡諸臣之欺擅欺莫欺于此擅
莫擅于此矣疏上責令回奏又極言溫體仁閔洪學交比
為奸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命奪允誠俸一年

浙直巡鹽祝徽廣西巡按畢佐周各以責武弁奉旨下
都察院叅看以會典軍官等項具奏方許取問豈得三品
軍職擅行懲責掌院陳于廷覆疏歷引憲網有戒飭之條
謂非自兩臣始且言外衛諸武臣目不知詩書口不誦韜
鈐無弓馬之長技無過人之膂力家居則武斷豪橫賭博
酗酒委運則抗延侵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巡方啣天

子之命有戒飭之成憲創一警百暴橫知戢且所犯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褻隱忍則又長惡不悛天下之衛官將益其驕肆莫可誰何矣奉旨軍官不許擅自勾問律例甚明且勅書亦無懲責字面再行駁議于廷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回奏遂奉旨以徇情市恩草職為民時上方有意重武抑文烏程又從旁譖之故以總憲重臣遽遭嚴譴陳在天啟朝與趙高楊左諸公同事以忤逆璫被逐至此復以抗直不阿得罪去國益見大臣風節矣工部侍郎高弢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則侍郎禮

也內臣張彞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侍尚書非侍內臣國之大體臣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彞憲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上以軍餉事重應到部查核不聽弢圖遂引疾去疏七上竟削籍前後論內臣不宜遣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曰輔吳執御魏呈潤金鉉馮元颺周鑣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斥今擇其疏語剴切者摘錄一二于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彞憲牌開本監公署已
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吏等謁見照部堂體制行
臣不勝駭異是明驅清署之臣屈節于闈寺勅諭中曾有
是乎彞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
墨侵欺一體覺察若抗顏昧心安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
臣子令其罄折偃倭冒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
易之公庭強折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
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馮元飈疏曰聖諭以張彞憲總理戶工事務諸臣單詞合

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不得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
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皇上
以為內察外其弊可得然不先為無弊其弊終不可得臣
以為其道莫如禁交謁蓋有交謁則有情面情面既熟格
套彌堅乞立垂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
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室與部
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內臣即得糾叅若其
循職奉公自閔人臣分內內臣亦不得薦舉不然本欲救
弊弊乃愈滋使外臣真內臣之不来以自便私圖猶可言

也使外臣幸內臣之來以羣為蒙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鏡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通患然
不能遽去然真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
縷縷矣因廷臣而疑內廷者無一焉如張彞憲用而高弘
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直初雖幸免究竟以他事
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知處矣趙東曦以直
糾扶同處矣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詰投間矣王弘祖
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
慨無不罷斥未能屈指每讀邸報半是內臣之溫綸從此

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
嗟乎貂璫雖巧佞祇是宮闈之趨役簪纓雖迂戇終屬帝
王之心膂願皇上之深思也疏入奉旨削籍禮部員外袁
繼咸救之不聽
葡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勁直不阿與總監鄧希韶抗不相
下具疏互詰因稱病乞歸奉旨着殫力幹濟以副委任科
臣黃紹杰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顏相視猶可
覲面共事者毋論掣肘當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亦節
鉞重臣慷慨烈士無因而受監軍之點綴將何顏立于三

軍之上猶責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而監視亦不宜留
何也此番元黃人人囁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之人
而後可不然肯以鼻息仰乎則有監視必不能容肯撫明
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肆然無忌矣祖制不
容典兵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露廷臣言仗節負義之
士定遭毒螫今果伎倆見矣廷臣言寡廉鮮耻之夫將開
諂附今果有嘖嘖稱頌甘為薦主門生不奉旨而擅發營
兵者矣前轍非遠漸何可長世界至此豈不寒心同時御
史宋賢又有疏劾山永巡撫丘禾嘉云皇上遣內臣監視

原屬權宜無乃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馬雲程請兵自衛
丘禾嘉先為派定六百名猶自歉不能措置其吮疽紙痔
之意可見乃部覆議寢而禾嘉復為之請必欲以兵柄授
之殷勤若此不亦羞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構可虞疏
皆奉旨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為言官求寬不聽未幾曹終
以閒住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啟間兩疏稱頌逆璫功德請如中山王
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璫磔後定逆案議大辟繫獄矣其子
上疏引八議乞寬刑部疏亦為之地給事中吳彥芳有疏

論之上手批諭內閣云此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勳與流官有間券文難泯據部疏議草爵遠成足抵一死否閣摺因為之力請引券文免死之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嚴附逆雖追念世勳稍開一面捧讀御札凜于爰書矣是年逆案劉詔與失陷封疆之王化貞俱棄市

勳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錡靈璧侯湯國祚皆有疏頌逆璫竟得漏網

七月斬登萊巡撫孫元化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兵以乙科歷官宣前兵備適海氛不靖以元化知海事超陞

為登萊巡撫大凌河告急部議調孔有德等率兵防援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之殺原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颶溺比改而從陸不勝怨咨前隊已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奪取王氏庄僕一雞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遊營衆大譁遂殺守庄僕報知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則叅將孔有德右步營則都司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叅將李九成遼兵三千人皆搃血立誓擁有德以叛攻破城邑數處距登數十里于馬塘店札營曰為王所

逼非敢反也元化令叅將耿仲明傳諭札營城外教場候
撫教場故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
出房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說耿亦反尚有遼人在城
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迎師登城告陷時壬
申三月初三日也元化始知被給誤事抽刀自刎為耿仲
明救止逼之具疏言狀已復縱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
逮下鎮撫司打問驗其自刎非偽方下部議罪而上遣侍
郎劉宇烈督師計許招撫復誘新撫謝理知府朱萬年并
徐程二內使殺之事聞上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被禍

者有鎮臣張可大鄉官張瑤王象復舉人王與夔皆以盡
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逮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既被逮後廷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理撫登萊
俱同日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薄環攻不舍晝
夜焚晝主事張國臣原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始
亦聽之以為撫事成則萊圍可解且以援為名耳三月之
初國臣遣使入城議撫從治抗疏言其非中朝以為不然
而賊攻圍益急四月十六日架西洋大砲礮擊西南城隅
從治方簡閱壯丁指麾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可發語

未畢而礮中顙額身仆而絕矣從治既死萊撫謝又為賊
所誘殺督師劉宇烈逮問下獄更調榆林各邊兵特用朱
大典為巡撫以禦之至八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萊入海
破朝鮮投誠于東國矣
上召吏部尚書閔洪學兵部尚書張鳳翼諭曰吏兵用人
之根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當還債這債出自何
人身上定要剝民了怎得有好官肯愛百姓朕前日費幾
許推敲終用卿二人須草去舊弊為國家任事又召左都
張廷登諭曰風紀重任表率諸御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

徇私又召吏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諭曰爾等以言為
職若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你們議論
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條理一本塞責多為却情面賄賂成
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曰有
聞必告一語是你心裏說出來的從口裏說出來的你們
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以後如有
把持囑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
衛王世盛清理刑獄不許瞻徇又遍諭羣臣曰既做一官
就有一官職掌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如何一事

不做專圖介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懼而退
先是舉朝有疏叅論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坤遂抗疏指修
撰陳于泰發端謂于泰盜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為自固之
術席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飾醜狀果否內
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和同之曳白云云是借于泰上叅首
輔也首輔即自劾求罷不允廷臣交論不已左副都王志
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失職疏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
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國家
設輔臣官府黜陟皆其職掌內臣糾劾侵權而輔臣不問

駁駁口啣天憲手持朝綱而尚不問將焉用彼相哉奉旨
詰責又召對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旨
甚明昨王坤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
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
朝皇皇為紀綱法度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但疏不能
詳慎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誤書之史冊便不謬
誤了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
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
內臣寔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

命削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論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
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即改留
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
輕泄乎且引刑科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是言詔
勿問六月延儒予告回始溫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
叅周時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贊化屢疏即羲皇上人一
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已移與周為難者必陰助之而
助周者皆誅周遂放歸

烏程擠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寵以壓之
桐城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中途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
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戌中秋閣臣例有賜饌
大璫傳諭始稱首輔時烏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即開首輔
之室居之當宜興在事又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
二人皆老成夙望也不久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既點
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三人嘉善
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全唐世濟力言于烏程令收之
無為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縣亦宜興所注意而烏程

援以自助者也命既下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為惜小才足以覆短小辨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謂是左右為緣故倚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于陽城裂麻之義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授遂著寔諤之聲云

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端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垂為法次年又命改部屬為科道于是甲戌科以後遂停考庶吉士以行取俸滿推知考選改翰林編簡人

因爭趨翰苑一途并不屑就科道而營謀者益甚至戊寅年之考有以相爭競而構難者矣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散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鏢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宣錦張國元監視山西石等路綜核兵餉太監魏

相監視登島兵餉

順天撫按報三河知縣劉夢煒自縊死先是有解餉銀遇本縣者被盜劫去五千餘兩奉旨責令本縣官賠補夢煒初任清苦憂惶無措遂于私衙自縊當時上司委官入衙相驗行囊消索合邑俱為之嘆息

刑部奏會官處決蘇有功有功即毛有功文龍營將東降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旨下處決其夜自演象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役每夜放出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坐建極殿與諸輔臣相商極其虛

懷時溫體仁當國無所平反內一人徐兆麟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知縣到任僅七日而城陷于賊上于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為之救解遂致之死人皆寃之

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烏程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癸酉南闈黃美中後場奢閭嫖刀青山綠樹語為關節青山綠樹出朱子心學詩人猶易知奢閭嫖刀乃荀卿俛詩云閭媼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畧是善惡顛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閣中不能對委之部科大宗伯李騰芳屢費翻尋嚴旨以其不行糾駁令閭住去已而部科

共擬省直黜卓舉人七名又罰科者數人各考官俱降調有差
福建顏茂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為異知貢舉林鈺為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首出場後亦具疏請之上命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拔置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

顏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以其越格令止錄本經進內為主考顧錫疇房考祁豸彪佳所拔其人故博學篤行為士林推重登第後授禮部主事

不久即故或傳其為仙去云是科場中皆推易一房

文公震孟所取陳際泰為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乃楊廷樞也楊為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號則李青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李青之號自後以五經得授者又有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鸞譚貞良

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三條請上點用其一鮮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

本屬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
今三協關隘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也 不減兵
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減 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
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為邦本朝廷豈不
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屯
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經條議申飭不見寔效其故何歟
至于錢糧為三軍續命馬匹為戰陣急需折截掛欠遂失
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 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
外儘可作之事但難于 賊窺伺朝野匱乏近降 既至

作何安插揅揅套連合作何間破流賊漸逸鄆廣河寇時擾
浙閩勦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
挽回消弭又唐宋嘗以武臣為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
甚分我太祖曾以直廳為布政典史為僉都今奈何牢不
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條卷無諱朕將親覽
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語意淋漓求治之殷具可想見又故
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硃圈句讀進呈御批第一甲三
名今上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特拔為劉理順第二吳
國華而以原擬第二者為第三楊昌祚擬第一者為二甲

第一李焞第三者為二甲第三陳祖綬御批四卷皆嘉意
造士之睿謨也

給事中吳家周疏論溫體仁杜門兩月入闈典試不先不
後而私壅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朝廷大典禮問之
夫聖壽呼嵩元旦輯瑞體仁獨托病不出矣祫祭太廟奉
祀社稷亦托病不出矣經筵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告廟
所以昭武功皆托病不出即皇太子千秋令節終托病如
故獨至入場主試則蹇裳以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
之誼所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藉所利在身家也

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大臣敢
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殘主有
難乎其擬上若救民水火之中尤屬不倫堯舜在上雖小
醜未靖何至此吾民於殷喪之季况取殘弔伐亦不宜設
於今日奉旨以其詆誣牽引着降調先是易一房漆嘉祉
首篇末有不敬不義之臣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烏程必見
駁當有一番質辨及呈卷即批允比撤棘烏程于閣中揚
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門
生了况場中即有人罵我嘉善曰場中如何罵得烏程曰

他文中竟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為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取三百會元多扶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科不考至倡議欲令三甲選縣佐貳衆論以為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彞憲請命天下朝覲官將會計冊親齎投遞查其完欠以為殿最仍照見部堂體行礼禮部郎中袁繼咸已陞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言士有廉耻然後有風

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官有覲官齎冊之令皇上從之特以剔釐奸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叅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尚得有廉耻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二百餘年未有此事此可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彞憲亦疏言覲官叅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疏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

冊吏部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罪猶以為安事創彞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此會典所不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持冊投送獨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蔡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體統彞憲默然蔡亦不顧後借他事叅處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荐者上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為郡縣者多矣抗節不屈止蔡一人且又出於一榜其丰骨挺出真超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文選郎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并之袁繼咸復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今考選在即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叅大臣然後授之臺諫將使言官括囊無咎為大臣者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也且皇上樂聽者謹言使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皇上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先召舊輔何如寵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中黃紹杰奏言

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願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命降調體仁既辨紹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且曰體仁奸欺其說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旦票擬下而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而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悞之愆又疏劾佐銓張捷薦用逆案

中人八年二月又疏劾體仁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

職用

總憲冢宰俱缺上命公舉堪任者來看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無保薦只舉有不當方行糾劾上深然之吏部侍郎張捷奏年來諸臣黨同伐異在外會推自然瞻顧情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面諭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等

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賢不以方鄉等奏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濟等十餘人張捷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奏臣舉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上遂取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為何舉他捷奏純如臣所深知逆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現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誣坐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至張捷所舉呂純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復奏捷又奏臣寔知純如真

清直可用故從公推舉即在案中亦須分別倘用之不效臣亦甘與同罪又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惟恐其寃何況大臣如何寃得工科孫晉即奏此是

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咨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即此已見無才况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科道蔣德瑗金光辰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可用捷猶啾啾不休刑科姜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即令捷下去隨問首

輔體仁曰謝陞可明日旨下以南吏尚謝陞為冢宰南右都唐世濟為總憲時八月二十一日也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比故體仁私主之而今發自張捷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中吳甘來范淑泰交章論應熊捷同謀黨附真翻逆案上不聽捷亦屢疏乞休恃體仁與援俱邀溫旨十二月間已奉佐計方殷之旨正擬肆其克鋒未幾有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捷相善也以御史巡按四川有成都知縣賀儒修捷之姻戚因作東宗祥欲得卓異一舉有忠言不入朝事日垂等語宗祥入川見儒修狼

籍特甚折予公論循例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值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據寔剖辨且以捷手書上聞捷遂革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後部擬張捷配贖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畧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校對見其間乖誤甚多如先帝冊立與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廟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

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之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固摘其悖謬宜改正者五事上聞嘉善票擬要典已燬是非已非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所進該部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直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閣臣曰

皇考潛德青宮三十年憂勤惕厲靡有盭畧雖長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疏催請自有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疏擾瀆反致大典久稽寔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挺擊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不類風癩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一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本用聚衆擒拿可是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

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癩不是風癩體仁奏之家此揭原
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
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諸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是據
法執奏的是應熊奏李可灼本意原求皇考速愈因皇考
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
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差了反說執奏的
不是有此理否體仁奏此皆逆璫時群小附會造為此論
今要典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世
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大典

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
自難泯張差是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挺擊異變法應重
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
旨明申即為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
同時許士柔亦有帝系不可畧詳考補牘兩疏繼文疏執
爭之文疏請判定改錄所筆者許疏則摘挾改錄所削者
俱奉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皆由閣臣護奸
也安得有信史哉
自己已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一呼中原遊民

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皆挺而走險潰兵與飢民合而
流賊起秦晉二省無處非賊始調總兵曹文詔專勦山西
之賊所殺獲頗多可以奏功未免有自矜之意既而賊勢
漸張時有小挫因復調宣大兵勦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
鶴以無功被逮陞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得軍心勦賊頗
著績于是賊復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賊南走河
南遂闖入鄖陽撫治蔣允儀以兵力單寡連疏叩閹時烏
程柄國修郟構之被逮賊遂蹂躪荆襄直入四川矣
按鄖陽原以材鎮改縣治以其介湖陝河南三省之交

山川綿亘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
故易巡撫為撫治然所管轄地各省自有巡撫主之治
臺不能專也萬歷初年額餉猶有一萬六千王世禎在
事以六千改充遼餉以四千發荆商兩道自脩標兵而
數止六千矣標兵三百歲糧止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
家者買項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
六兩且糊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數十萬雖使武侯復
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事屢有疏痛切言之閹
部俱不相照管宜其得罪也代蔣者為盧公象昇幸以

才素著不數月即陞總理此後則俱無善全者矣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
備總督之選彭汝楠汪慶百二人不願行烏程力庇之遂
置總督不設至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為之專任勦賊賊
潰入四川誤入棧道南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
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奇瑜利其賄許之代為上疏
准其自新押歸原籍每十人以安撫官押送及出險口至
草涼樓地方一夜眾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委
之道旁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分地

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
得藉口分任弛卸取罪旋草職逮問以烏程之庇僅得遣
戍

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入
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
賊復分為三一走伊洛陷滎汜東漂入鄭州復分道犯商
州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陽汝
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寧賊合十五營眾數十萬由固
始薄霍丘破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

趙士寬俱合門死節鄉紳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矣
賊執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逼索金帛有賊至持刃劈之
自踵至頂且罵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人知其總督時
有宿憾者也時各邑鄉紳死難者甚衆不能一一詳記也
鶴鳴天啟初任中樞左坦遼撫王化貞與經畧熊廷弼
陷難致有遼陽之陷又起奸細一獄為卸罪移禍地經
撫既皆得罪言路攻之僅得免官幸矣逆奄用事黃緣
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逆黨李燮龍薦之逆奄于朝堂大
言曰黔事非鶴鳴不办雖老可用也遂改兵部尚書督

川湖雲貴軍務賜蟒玉尚方聞其所以獻媚逆阉者至
醜穢不可道崇禎初為言路瞿式耜胡永順輩論其剋
餉冒功與媚閹諸罪削籍家居至是年已八十餘矣熊
王皆相繼正法西市彼獨安享富貴老而不死乃竟戕
于流賊之手慘毒加甚誰謂天道無知乎然繼鶴鳴督
雲貴者為朱燮元又言因其遺畧得平安蓋其人大約
十有才而收貪而鄙用為督撫或可收功一隅用之中樞
未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正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鳳陽焚皇陵享殿其明

樓鐘簾皆毀燼高墻放罪宗執知府顏宣暄杖殺之留守

朱國相指揮包文達俱力戰不屈死軍民死者凡四千三

十五人

見給事林正亨查報疏

賊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掠陵監所遺

響手小閹縱酒奏伎剝孕婦注嬰兒于藥以為笑樂者凡

三日

鳳陽向未有賊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之巡按

吳振纓至商民往懇振纓懼太監不肯受詞閉戶以拒商

民集其門者三日日以益衆遂執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

之一擁至太監署楊澤已遁復至按院署吳亦乘間走矣

衆遂焚太監署劫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香往迎流

賊蓋土人之亂十五日先發羣寇以十六日始到激變釀

亂寔起澤與振纓撫臣楊一鵬不能弭治又以隱匿遲報

俱奉旨拿問下鎮撫司一鵬為輔臣王應熊座師振纓則

溫體仁兒女姻也兩輔臣力庇之上以皇陵失事重大竟

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棄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

時楊寔在數百里外吳現在鳳陽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

蓋以烏程之庇云

文秉曰烏程為吳故乞哀大璫至于屈膝閣體真掃地

矣
先是賊在河南將逼安慶有為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語
科臣孫晉曰賊走南犯入絕地此賊不食大米馬不食稻
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為設防卒致有鳳陽
之變
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避殿御青布袍下詔罪已命大小臣
工共加修省詔曰朕倚非人遂至
下若肯寔心為國何難滅此朝食奈夸詐日聞寔功鮮覩
三次入邊賊七年不滅國帑匱絀而征調未已間閭凋

敝而加派難調中夜思維不勝憤腕乃至今年正月上干
皇陵祖祠民仇責寔在朕茲擇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
減膳撤樂以青布袍視事以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同之
意馳諭督撫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署禮部侍郎
陳子壯因條議寬恤寔政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東兵
豁贖郵宗改折寬驛旌叙事例凡十二款內請復祖制盡
撤內監則不利于諸閭議東兵責督撫則不利于諸鎮政
府持之欲挾小其事徒事虛文彌飾于是雖有主上勤恤
之美意寔政終不能下究也

寬卹詔下議及罪譴諸臣嘉善謂刑部宜具各招情節列
名疏請先釋罪而後起用方有次第冢宰謝陞曰此敝衙
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臚列無遺并當日得罪情形悉為
粉飾上大怒切責下選郎吳羽文于獄而事不可為矣及
覆請一百員擬票僅以王都楊世芳余文燭馬思理高倬
劉必達章正宸胡良机楊鴻慶大亨張燦垣十一人了局
皆烏程一手握定使寬恤德意竟成屯膏其技如此
給事中許譽卿疏論輔臣樞臣云民家丘隴偶為盜傷亦
必飲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憤皆樞臣固位失事輔臣玩寇

速禍耳賊在秦晉議設總督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樞臣
則謂人曰政府不肯設也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再議設督
而汪慶百猶汝楠也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又誤于撫之一
說心持兩端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
撫操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紛擾輔臣
遂視陵寢為孤注矣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納賄一身
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震驚祖宗怨恫致聖
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誼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
大焉前後連上五疏皆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

淑泰徐耀吳履中張盛美張肯堂郭維經部臣則賀王盛
望鄭爾說等相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輒以門戶坐
之于是聖聰終為所蔽矣
總河劉榮嗣草職提問時以駱馬河潰淤創挽黃之議起
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
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
濬河成經宿沙落河坎復平不可以舟劉遂得罪入獄坐
贓父子俱死于獄人皆惜之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引監
收律坐死庚辰秋以魏景琦監決之誤竟致典刑人尤冤

之

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工書善詩好交遊頗以經
濟自任其門下多遊客未免失于輕信東光霍維華者
以逆案遣戍徐州異立功贖罪前議定倡于彼劉方好
奇畧遽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部侍郎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道胡澥
不聽先是汴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屢具詞
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開封萊陽家奴擒蘇族一秀才至
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宸事諸生成為不平先訴之胡繼

訴之盧時三月十五日三司公謁按臺萊陽王同入王子亦畀一人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譟以輿扛亂打諸生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近譟乃愈甚萊陽在門首裂其衣冠嚼血塗面為圖賴計院道出示歸咎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被毆傷令其母訴按道又膚訴于周王周王即據偏詞入告及按臣疏聞上疑萊陽寔被辱地方官私庇諸生嚴旨遣緹騎逮院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獄盖上方崇藩體故經藩王疏叅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任方兩月竟得嚴譴蘇生竟死獄中人皆寃之

上以兩京國學之士雜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化乃停止入貲援例一途命各提學官彙試各學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國學以巡按為監臨道臣為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有謄錄彌封等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廷試闕下分送兩雍肄業一時與貢者俱自誇為奇遇然亦未嘗特拔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頒孝經暨朱子小學于學官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又命士子兼習騎射于文試畢後又試馬步弓箭鄉會場亦于榜後試之一時不能文者競以此為媒進之階矣

諭監修寔錄等官朕恭閱皇考前錄頗有失寔之處蓋時政予奪或意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畧存當日始末倘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繹庶幾初意不晦今于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寔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感傳疑其于寔之之義何在目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諭又諭今士鮮寔行人多虛飾其于荐獎乞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于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代之多賢耶賢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宙之多

故耶祇足貽訛後世見笑識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此即漢詔之佳者不能幾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故事經筵講書置春秋勿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輔溫體仁故以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秋著名首輔恐文進講必如前年有諷諫或當上意故隱之而佯為搜索狀次輔嘉善指及之首輔佯驚謂幾失其人即以名進十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而宰叵歸賜傳賜凶禮也當缺不進講上特令補進文乃講叵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

相上頷之既奉御筆宣諭云宰啞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失所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已又講內君子外小人及人臣義無私交一段大愜上意爰立之命基于此矣
八年六月廿九日上傳大小九卿詹翰等官召對上御門天街兩旁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諭曰諸臣才品朕未遍知今一試票擬輔臣六部尚書站于階上其餘分班試于階下兩中官持本一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東傳諭將本票擬書東內一藁一謄試完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馮之驥張元佐張居

着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堪任閣員者也着從公推幾員來吏部即將九臣年歷開寫會推惟在籍禮部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至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先是召對文以病在告不與官尚為少詹事張以刑部改入皆新政云自此以後凡枚卜閣臣必內外兼用亦不論官階大小矣召起三臣孫以病卒于途未及陞見林以原官入閣卒于位劉陞工部侍郎不久以建言去

故事新叅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掌司禮大璫璫亦
來答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托安之侄
中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皈依之意且云舊例固
不可失相通一番此後有事亦可相聞好于上前說話
許轉述之文公曰無論素不善與若輩往來且同事者
方虎視眈眈若稍有一隙反與以口寔何以自解卒不
與相通未兩月頓失帝眷而見逐矣許公曾述其事深
服文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揆地之難居如此
撤回各鎮監內臣諭戶兵工三部畧曰朕御極之初撤還

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尚久非營私却過甚
有從而剝削為陞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
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
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稍清諸臣亦有省于中矣今
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閔寔逼邊高起
潛兼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而部司外而撫
道務要共濟時艱慎始保終永識朕言是諭適在文入閣
後一日于是遂有新叅居功之說諧于上前矣
輔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科臣何楷以皇陵失事

叅體仁應熊庇撫按楊吳之罪應熊即于十三日具疏奏
辨時何疏尚未奉旨發抄應熊又方註籍不入閣也何因
以預洩机密叅之應熊疏認謂家人在直房中書處抄出
上乃下其家人於錦衣衛究問并查擅與中書姓名在直
者俱罰俸一年家人王心良問邊衛充軍應熊遂以是去
蓋上意極重漏洩烏程又適被論註籍不能為之庇說者
謂長洲寔為之而忌者益耽耽矣

吏部尚書謝陞疏叅工科許譽卿福建布政申紹芳營謀
陞官許削職申逮問許在天啟時以疏叅逆賢謫官時謝

為文選郎亦以不附閣罷崇禎初同膺環召謝已陞官冢
宰許在垣中資望最深猶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
便養同人不可文擬留之陞太常少卿亦非僭分謝與烏
程故難之適臺省同時攻冢宰及總憲許謂須舍謝而專
攻唐唐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也御史張纘曾不通
商確特疏叅謝一人張固同鄉謝乃疑此疏出文許意又
山東布政勞永嘉管陞登萊巡撫勞故逆案漏網諸臺省
擬合力攻之謝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稍徐之候
旨下而攻之未晚且云勞君之座即申君之座也申故文

之姻戚時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
交章連續有旨登撫另推東省諸人又懷恨矣兵科宋之
普力聳謝謂文許輩決不相容將以銓席待南冢宰鄭三
俊及大司農侯恂豈能久留汝耶謝已心動適有張之疏
遂具疏叅許與申坐以爭官講缺有憑藉奧援語發票時
首輔已定意故示商確于同官嘉善謂所奏必當有據宜
行勘問或令回奏首輔不然遽票旨云大干法紀着降調
夫既云大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改票削籍為
民文爭之不能得乃作色曰科道為民乃極榮之事許陞

辭疏復侵首輔首輔疏辨遂及文河二輔即指為民極榮
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此爵祿位號而震孟所言
如是以股肱心膂之臣為悖倫滅法之語疏入上頗怒
得旨吾駟震孟不宜徇私撓亂各具疏引罪何致仕文閒
住未數日復以滅倫二字叅庶吉士鄭鄮以鄮為文同鄉
同年相善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繩批根也鄮
居鄉寔有穢行謂可以箝諸正人之口鄮下刑部獄屢問
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以士民公疏再下錦衣獄遂置極
典而一時株連者甚多總由溫之愼心毒手構成大獄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遠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于五年冬
已有兩疏論時事至是復疏言為皇上分任勦寇莫如撫
鎮乃于撫則用懲創于鎮則優遇諸臣受事之始已為不
終朝之計有盜甘禡草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
不做罪輕做罪重也即有做者而反為不肯做者掣肘也
有旨責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所指着回奏因復奏言皇
上為辦寇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二禡撫臣二并逮兩
按臣道府州縣不可勝記前後諸帥有一逮且誅者乎即
以中州言之按臣曾倜捐資濟荒未嘗愆忽竟從逮配將

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祝萬齡拮据兵食親率兵馳救
武安遽行削籍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矣史洪謨令宜陽寇
無敢薄城六安州之全獨力為多竟以罪擯無肯做敢做
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捐金募兵其子鼎延乞卹并奪
其職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弊藪吳羽文竭力
搜剔乃以起廢干怒竟致長繫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皇
上不留意分別一下銓司即議罰議降草一下法司即議
杖議配遣有肯執奏為不當者乎竊見纍纍諸臣賢者不
復以逮為辱不肖者無復有自艾自奮之心且以狂狷藏

身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為寒心哉奉旨草職拿問河南
巡按金光宸為之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
還職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
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遷除如常名曰換授署禮
部陳子壯疏言宗秩換授適開僥倖之門其事有不便者
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有非祖間親之旨遂下陳于刑部
擬贖徒放歸先已有宗藩儀節之議始于唐王上疏部議
屢上屢駁至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璫跪諫乃止未幾唐

王杖殺二郡王上不憚又因邊警請統兵勤王上遂密勅
撫按押發鳳陽高墻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疏保赦出
乙酉南都失守鄭鴻達等擁至閩中登大位號隆武闖破
被執蒙塵宗室以科目起家始自天啟辛酉其能文者
江右為最楚蜀次之宣藩宗室有朱統鈺中辛酉戊辰兩
榜選庶常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中書即告假去至宜
興當國閱洪學秉銓以其疏請復改館職壬午為南畿副
考又有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統銓朱鉞賜名奉鉞皆庶
庶未請名錄者中式後賜名出特旨庚辰年又有朝覲縣

令朱露上疏逢迎時事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錯此其最
著者自換授法行皆自親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
州縣官諸宗在仕途者幾八十人大都以營得之換授易
而科目難諸宗惟務鑽刺不務讀書及入仕途益多不法
公私告之
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弼業嬰城固守
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數百人賊復頂方
桌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
散走者賊遂得蟻附而登黎時有母在任知事不可為視

其母自縊死大書于壁曰為臣不負君為官不負民忠孝
誠已盡生死安足論書畢自縊而死一門死者十有餘人
有幼子以先隨父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康正諫鄉
紳侍郎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墓廕子餘各贈
卹有差

黎公廣東順德人天啟辛酉舉人李忠毅應聘分房所
取士也

程